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世界文学研究, 2026, 14(5), 689-693
Published Online October 2026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wls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6.145096

Hans汉斯

自然主义视域下《嘉莉妹妹》的阶层流转与需求异化研究

罗　鑫

西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　绵阳

收稿日期：2026年9月2日；录用日期：2026年10月17日；发布日期：2026年10月29日

摘　要

《嘉莉妹妹》发表于1900年，是西奥多·德莱塞的自然主义代表作。小说以嘉莉的坎坷一生为线索，展示了社会底层青年在追寻物质成功与阶层跃升过程中的经历、理想的幻灭以及现代人的精神困境。文章摒弃传统的单一宏大叙事视角，以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为主线，严格按照生理、安全、爱与归属、尊重及自我实现五个递进阶梯，深度剖析嘉莉从乡村女孩成长为独立新女性，却最终陷入精神空虚的心理演变轨迹。研究表明，在物欲横流的消费社会中，个体需求的高级形态往往被异化，真正的自我实现难以在纯粹的物质追逐中达成。

关键词

阶层流转，《嘉莉妹妹》，需求异化，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自然主义

A Study of Class Mobility and the Alienation of Needs in *Sister Carrie* from a Naturalist Perspective

Xin Luo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anyang Sichuan

Received: September 2, 2026; accepted: October 17, 2026; published: October 29, 2026

Abstract

***Sister Carrie*, published in 1900, is a representative naturalist novel by Theodore Dreiser. Tracing the vicissitudes of Carrie's life, the novel portrays the experiences of young people from the lower**

文章引用: 罗鑫. 自然主义视域下《嘉莉妹妹》的阶层流转与需求异化研究[J]. 世界文学研究, 2026, 14(5): 689-693.
DOI: 10.12677/wls.2026.145096

social strata as they pursue material success and upward mobility, confront the disillusionment of their ideals, and ultimately encounter the spiritual predicament of modernity. Moving beyond a conventional, monolithic grand narrative, this study adopts 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 as its principal analytical framework. It examin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ive ascending levels of physiological needs, safety needs, love and belonging, esteem, and self-actualization, Carrie's psychological transformation from a rural girl into an economically independent New Woman who nevertheless falls into spiritual emptiness. The study argues that, within a consumer society dominated by material desire, higher-order needs are often alienated; genuine self-actualization cannot be achieved through the exclusive pursuit of material gain.

Keywords

Class Mobility, *Sister Carrie*, Alienation of Needs, 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 Naturalism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自然主义视域下的内在动机与阶层流动

《嘉莉妹妹》(Sister Carrie)是美国作家西奥多·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于 1900 年出版的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巨著，深刻描绘了十九世纪末美国社会在剧烈工业化转型期所面临的经济鸿沟与道德困境。历年来，学界对该作的探讨成果丰硕，主要聚焦于三大维度：其一，传统的自然主义批评侧重于探讨外部环境对人性的绝对决定性作用(如 Richard Lehan 对城市机械力量与适者生存法则的剖析)；其二，女性主义视域关注嘉莉作为女性主体在男性为主导的社会中的依附、觉醒与反抗；其三，大量研究探讨了该文本对阶层跃升幻象及消费主义物质狂热的解构。

传统的自然主义批评强调环境的决定性作用，认为城市机器和经济压迫主宰了人物的命运；然而，从马斯洛的视角看，嘉莉的内在需求驱动同样是不可忽视的关键因素。人的能动性与心理层级的逐步递进，在嘉莉的每一次人生转折中均发挥了核心作用。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将人类需求划分为由低到高的五个层级：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与爱的需求、尊重需求以及自我实现需求。本文试图引入这一理论框架，重构文章主体，将嘉莉人生的不同阶段与关键事件进行严格匹配分析，借此揭示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人的内在需求是如何在逐步攀升中遭遇异化，并最终导致精神层面的幻灭的。

2. 生理与安全诉求的沉沦：底层生存的物质依附

马斯洛认为，生理需求是人类维持生存最基础的需求，涵盖食物、衣物与住所；而在基本生存得到保障后，安全需求便会凸显。“对于初入芝加哥这座工业巨城的十八岁乡村女孩嘉莉而言，她所面临的最严酷挑战即这两项底层需求。”[1]初到芝加哥，她身上仅有微薄的四美元，寄居在姐姐明妮(Minnie)贫寒且逼仄的公寓中。明妮一家经济拮据，无法为她提供无偿的生活保障，嘉莉被迫外出寻找工作以支付每周四美元的食宿费。在经历了无数次碰壁与内心挣扎后，她终于在一家鞋店谋得一份周薪四元半的苦工。

然而，高强度的剥削与寒冷的天气迅速摧毁了她脆弱的生存防线。一场病痛让她失去了工作，生理与安全需求瞬间面临崩溃。正是在这种极度匮乏的生存焦虑下，推销员杜洛埃(Drouet)适时出现，用温暖

的衣物、丰盛的晚餐和舒适的公寓为她筑起了一道免受严寒与饥饿侵袭的安全网。“与男性相比她们更能坚守理想勇敢面对现实敢于改变自己在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中调整自己的生活目标逐渐找寻到自我显然要比男性成功得多。”[2]

嘉莉对杜洛埃的依附，本质上是对生理与安全需求的被动妥协。她以出卖传统道德底线为代价，置换了生存的保障。这一阶段，她与杜洛埃的关系完美契合了马斯洛底层需求的满足逻辑，但也预示了其主体性在起点处的物化。

3. 情感与归属诉求的异化：虚妄的亲密关系

当底层的生存与安全危机得以解除，嘉莉的内在动机自然向上演进，萌生了对“爱与归属”的渴望。马斯洛指出，人们需要真诚的情感联结、亲密关系以及社群归属感。然而，在《嘉莉妹妹》的文本中，女主人公在这一需求层级上遭遇了彻底的失败与异化。

首先，在与杜洛埃的同居生活中，嘉莉逐渐察觉到对方精神世界的浅薄与世俗。杜洛埃只能提供物质层面的供养，却无法给予嘉莉心灵的共鸣与真正的尊重；他许诺的婚姻不过是安抚她的谎言。其次，当赫斯特伍德(Hurstwood)以成熟稳重、上流社会成员的姿态介入时，嘉莉误以为找到了更为高级的情感归属。但赫斯特伍德的爱同样带有强烈的欺骗性与占有欲。他不惜背叛朋友，隐瞒婚姻状况，甚至在绝境中半诱骗半胁迫地带着嘉莉私奔。在这两段被金钱、情欲与欺瞒充斥的关系中，嘉莉始终处于情感流放的状态。“这对姐妹差异很大姐姐敏妮为了丈夫、家庭终日忙碌牺牲了自我她任劳任怨慢慢地积累财富而这种贤妻良母型的生活方式对嘉莉来说却是极其乏味的而且正是她所摒弃的。”[3]这种以欲望为驱动力的结合无法产生真正的归属感。

4. 尊重需要的代偿性满足：演艺事业与社会认同的建构

在马斯洛的理论架构中，“自我实现”居于金字塔的绝对顶端，指向个人潜能的深层释放、道德感的高度自觉、问题的解决能力以及内心极度的充盈与宁静。然而，嘉莉在实现了阶层跃升与财务自由后，为何最终无法达到真正的“自我实现”，反而陷入了深深的精神空虚？

原因在于，嘉莉向上的攀爬始终是被消费社会的物欲逻辑所裹挟的。百老汇的奢靡浮华、万斯夫人所代表的消费主义狂欢，持续煽动着她内在欲望的无底洞。她的演艺事业并非源于对艺术真谛的崇高追求，而更多是攫取名利的工具。当所有外在的物质与荣誉都唾手可得时，她惊恐地发现，这些东西并未转化为内在精神的升华。小说结尾那极具象征意义的画面——嘉莉坐在华丽公寓的摇椅里，独自面对着窗外，陷入无尽的怅惘与迷茫——精准地宣告了她自我实现诉求的流产。她跨越了底层的贫困，却跌入了现代性精神荒芜的深渊；她拥有了世俗的一切，却永远失去了内心的平和与真正的幸福。

依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个体在满足了尊重需要之后，往往能够重塑自信，对外部社会萌生充沛的热忱，进而深刻体认到自身生命存在的价值与效用。追寻较高的社会阶级地位并渴求获得群体的普遍认同，是人类普遍的心理趋向。具体而言，尊重的诉求可被划分为内在与外在两个向度：前者指向主体内部的自尊感，后者则涉指他者所给予的敬重以及对自身成就的嘉许。在文本初始阶段，受制于彼时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价值规范，嘉莉时常因自身的“堕落”行径而陷入悲伤与内疚的泥沼。她深觉自我尊严遭受了践踏，这种认知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其精神层面的剧烈冲突。为了平息她的情绪，杜洛埃频频借由物质层面的馈赠来博取她的欢心，试图以此分散其注意力。然而，天性敏锐的嘉莉依然能够从日常相处的幽微细节中，捕捉到情人对自己的怠慢，并由此暗自揣度此种境遇是否源于自身在经济维度的依附状态。与此同时，嘉莉内在萌动的躁动不安，驱使她开始以一种更为严苛的审视目光来重新打量杜洛埃。在终日无所事事的闲暇中，她对二者的关系进行了深度省思，并迅速洞察了杜洛埃内涵的贫乏。她

意识到对方不仅未曾给予她应得的敬意，甚至连当初许诺的婚姻亦成了一纸空文。正是在这一心理契机下，另一位男性的介入填补了情感的空白。当嘉莉最终选择背弃并离开杜洛埃时，她的内心竟未泛起丝毫的羞耻与惭愧之感。嘉莉的聪慧之处在于，一旦杜洛埃的财富光环丧失了吸引力，后者便再也无法在情感层面对其形成羁绊。此外，文本中还穿插了一个重要情节：杜洛埃曾偶然为嘉莉引荐了一次登台演戏的契机，这一事件构成了她人生轨迹的重大转折。在挖掘出自身表演禀赋并体验到难以言喻的狂喜之际，她开始思忖将该天赋转化为长久谋生手段的可能性。这一考量虽仅仅是脑海中的惊鸿一瞥，却不可挽回地在其生命进程中刻印下了深邃的辙痕。

5. 自我实现境界的溃败：欲望膨胀与精神空虚

在马斯洛的理论架构中，自我实现的需要居于金字塔的顶端，其核心内涵广泛囊括了道德感、创造潜能、自觉性、问题解决能力、无偏见的公正度以及接纳现实的能力。所谓自我实现，意指主体竭力拓展自身潜能至最大程度，以期达成个人抱负与理想；涉足此等境界者，不仅能全然接纳自我，亦能包容他人。此类诉求的本质，在于主体通过不懈探寻自身潜力，逐步向其所期望的理想化自我蜕变。在此层面上，嘉莉的特质展现得尤为卓越。她不仅成功发掘了自身的艺术专长并达成了自我认同，其应对与化解现实困境的能力亦获得了显著跃升。她开始熟稔于不受外界掣肘地独立处事，圆满地践行着与自身才干相匹配的各项事务。对所热爱的演艺工作的投入，不仅为其注入了深切的快乐，更将其推上了社会名流的位置。

此外，德莱塞在小说内对赫斯特伍德这一人物的精雕细琢，深刻映射出作者对父权制的鄙夷与批判。作为美国上层社会的成员，赫斯特伍德呈现出物质极度丰饶与精神极度枯竭的割裂状态。在家庭生活里，他与妻儿之间情感冷漠、沟通匮乏；正因如此，在邂逅嘉莉的瞬间，他便毫无保留地倾注了全部爱意。然而，这段婚外关系的曝光使其饱受社会舆论的严厉指责，最终落得个声名狼藉的下场。毋庸置疑，情欲的泛滥是导致赫斯特伍德走向毁灭的根源所在。为了将友人的情妇据为己有，他不惜撕毁友谊的契约，表现出一种急不可耐的贪婪。他这种暗度陈仓的越轨之举，直接激怒了其配偶，导致女方通过律师途径冻结了其名下资产，并决绝地提出离婚。从表层逻辑观之，嘉莉似乎是这场情感博弈中的受欺瞒者，但在她的个人认知里，奔赴纽约的转场或许恰恰预示着一段崭新生活的开端：“当嘉莉眺望着窗外飞过的风景时她几乎忘记了自己是被骗……在她看来这是有趣的世界。她的生活刚刚开始她并不觉得自己是打了败仗也没有心灰意冷……她可以从束缚中解放出来而获得自由——谁知道呢？也许她可以幸福”[4]将要求与赫斯特伍德缔结婚姻作为达成“自我实现”的路径之一，嘉莉在情感维度上逐步确立了对该男性的钳制。与此同时，百老汇群体极度奢靡的生活图景，构成了催生嘉莉内在欲望不断膨胀的外部温床。结识财力更为雄厚的万斯夫人、出入顶级的奢华餐厅，以及拓展更具文化内涵的社交圈——这诸般的阶层跨越体验，悉数转化为她最终决绝离去的深层动因。最终，她彻底摈弃了继续在经济上供养男伴的意愿，其根本逻辑在于，此时的嘉莉已然完成蜕变，彻底成了一个能够斩断对男性的依附、完全凭借一己之力维系自身生计的独立女性主体。“人们生活在毫无希望的生存空间里面没有阳光没有上帝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甚至不择手段才能在丛林般的世界里生存下来。”[5]换言之，嘉莉恰是将其生命轨迹中的两位男性作为向上的垫脚石，才得以顺利迈入那座流光溢彩的上层殿堂。兼具物质财富与情欲渴求的男性主体，在底层的贫穷与上流的浮华之间，客观上为她铺筑了一道跨越阶级壁垒的阶梯。在沿着该阶梯向上攀爬的流动进程中，她虽于传统的道德良知与自我实现的幻梦之间经历了内心的彷徨与拉扯，却依然跨越了这重精神羁绊，最终攫取了令世人艳羡的世俗成功。“她只需要成功不断地取得更大的成功。《嘉莉妹妹》本身就是对美国传统道德标准的一个挑战。”[6]

6. 结论

综上所述，《嘉莉妹妹》不仅是一部书写城市贫民奋斗史的自然主义小说，更是一部深刻展现人类需求异化过程的心理文本。通过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观照，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嘉莉的人生轨迹严格遵循了由低级向高级需求的攀升路径。她以身体与道德的妥协换取了生理与安全的保障，但在爱与归属上遭遇了虚妄与背叛；她凭借演艺天赋成功攫取了世俗的尊重与名望，却在逼近“自我实现”的终极目标时，因精神内核的极度贫乏和消费主义的侵蚀而走向了彻底的溃败。

德莱塞以冷峻的笔触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社会现实：在资本主义物欲横流的丛林法则中，单纯的阶层跃升与物质财富的累积，无法等同于个人的圆满。嘉莉的悲剧提醒当代读者，真正的自我实现超越了外在的名利符号，它必然要求个体在道德自觉、精神独立与真挚情感中寻找最终的锚点。这种对人类深层需求异化的批判，赋予了《嘉莉妹妹》跨越时代的深远思想价值。

参考文献

[1] [美]西奥多·德莱塞. 嘉丽妹妹[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6.

[2] 张祥亭. 从赫斯特伍德的悲剧透视德莱塞对男性的去势模拟书写——重读德莱塞的《嘉莉妹妹》[J]. 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0, 17(1): 61-67.

[3] 王钢华. 嘉莉妹妹的欲望和驱动力[J]. 外国文学研究, 2002(3): 89-93.

[4] 德莱塞. 嘉莉妹妹[M]. 裘柱常, 石灵,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0.

[5] 季峥.《嘉莉妹妹》中现代性的呈现[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0, 31(5): 188-193.

[6] 潘勤奋, 王薇. 庄子自然主义视角下《嘉莉妹妹》的评析[J]. 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9(2): 194-197.